



我從自由越南歸來

法國 斐格爾 著
河洛 編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我從自由越南歸來

法國 斐格爾 著

河洛 編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我從自由越南歸來

版權
所有

作者 斐格爾

編譯者 河洛

發行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三至七號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

編譯旨趣

最近一年來，越南人民打了幾次很漂亮的勝仗，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

越南人民爲甚麼能獲得這樣的勝利呢？在理論上我們固然可以找出無數的根據，但件件般般的具體事實，我們就覺得有些茫然了。

這本書的原作者斐格爾先生就替我們回答了這一問題。他把他親眼所見的一切用新聞記者輕鬆的筆調一一傳達了給我們。讀了這書，好像我們自己也到越南去走了一趟。

據我們所知斐格爾是巴黎「前鋒報」的記者，同時是法國青年聯合會的總書記，一九五〇年同世界青年訪問團到中國來過，大約在訪問中國後不久，他就到越南去旅行了約兩個月。見着越南的各首要人物，如胡志明，武元甲，黃國越諸人，他都曾作了詳盡的訪問。又參觀了各地的工廠，學校，以及機關團體……等。

斐格爾回國以後，先寫了一篇比本書短數倍的遊記在巴黎「人道報」上發表，深得法國讀者的歡迎。後來才將原有題材加以擴充整理，題名爲「我從自由越南歸來」作爲專書發表，今年一月才正式出版。

據「人道報」總編輯法國著名共產黨員加山(Marcel Vachin)在本書的敘言上所說，作者發表此稿以後，法國當局竟加以罪名擬予以逮捕，但作者却並不因此胆怯，反將其更確實可靠之材料——特別是殖民份子在越南所犯的野蠻罪行部份——毫不留情地在本書披露；殖民份子雖恨之入骨，然亦莫可如何。

本書原文共分十四章，附錄五篇；我們因爲力求適合中國的讀者起見，對於原書，加以一點極小極小的改編。例如大部份談法國政情的加山序言，作者敘述未達到越南前所經過若干國家的情況的第一章，越南人告法國人民書的附錄以及幾乎近於純粹軍事參考資料的原第九章等，我們都割愛予以刪去了，而把我們認爲值得急於介紹給讀者的一些材料，組織成整齊的十三章。

但這十三章中，除了第九章中有一部份材料因與第十三章所述各節頗有重複與

以刪節外，其餘各章，一律採用直接翻譯，對原文未加任何修改。

又，越南文字係漢字之拉丁化，惟其人名地名則仍以漢字爲準。如「河靜」一名，拉丁化書法爲 *Hà Tĩnh* 若照音譯，可能譯成「哈定」，如此則頗爲錯誤。又如北圻，拉丁化爲 *Bắc Bộ*，譯音爲「北部」，雖本義甚近，亦與越南文不合。關於此點，編譯者曾找若干參考書力求對證無誤。但較小鄉村或較不著名之人物，只好音譯；讀者如有熟悉越南情況而加以指正時，我們是衷心感謝的。

最後一點須加以說明的，即越南民主共和國共分三部，北圻（即越南北部，舊名東京）中圻（即越南之中部，舊名安南）與南圻（即越南南部，舊名交趾支那）。至於法人所稱「法屬印度支那」（或簡稱印度支那再簡稱爲印支）尙要包括老撾（即寮國）柬埔寨（即高棉）兩傀儡王國。從一九四九年起，該兩王國內之革命勢力亦起來抵抗法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發生了密切關係……這是與了解此書有相當關係的事，所以也略爲提起一下。

末了，我們將本書的作者斐格爾先生在本書開頭寫的「告讀者」譯出如下，或

能使讀者更易於明瞭本書的旨趣：

『作者的目的，並不是想把有關印度支那戰爭的各方面的問題作一個全面性的報告。我的目的只限於寫出一個旅行者，在自由越南旅行了兩個月以後所得的一般的印象——我和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領袖們所接觸的印象。』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有系統的敘述，而是若干篇遊記，記的是越南方面的生活情況與愛國志士的戰鬥情況。既是遊記，就難免不零亂；這一種不可避免的缺憾，是希望讀者原諒的。』

『這一本書，我是想獻給法國的青年的。他們爲了反對印度支那的骯髒的戰爭，爲了保衛祖國的光榮，竟被人監禁起來！亨利·馬爾丁便是一例。』

『這本書，我同時也想獻給越南，老撾，柬埔寨各地的兄弟姊妹們。他們爲了祖國的自由，而作了忘我的犧牲！』

『法國青年和印支青年的鬥爭，是可以加速法國以及印支的人民的持久友誼與持久和平的。』

裴格爾於巴黎，一九五〇年十月』

目次

一	我踏進了越南的國境	一
二	「我們沒有飢餓了。」	一一
三	在原始森林中召開的代表大會	一九
四	越南青年的格言：「我們要戰勝敵人，我們要生活。」	三一
五	我越過了文化之門	四五
六	森林中的工廠與工人	五六
七	越南新軍隊及其總司令武元甲將軍	六六
八	殖民政策所造成的混亂與罪惡	七九
九	越南政府的首腦人物	九七
十	越南的各黨派——人民兩大陣線	一一三

十一	胡志明主席訪問記·····	一二六
十二	殖民份子的罪行錄·····	一六一
十三	法國俘虜結婚記——北潯墳場參觀記·····	一七五

一 我踏進了越南的國境

我踏進了越南的土地——鄉村對我的招待——越南軍隊的裝束——焦土政策——我的幾個旅伴——殖民份子的殘暴：斬首示衆，以昭儆戒。

離開了某國的以大石爲界的邊境以後，你瞧，現在我是站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土壤上了。這是爲法帝國主義者佔據了六十年的北圻的土地。由於法帝的罪過，這土地曾染遍了鮮血：一方面，是越南愛國志士爲了保衛他們的祖國的獨立而流的血；另一方面是法國的青年流的血，他們替那些反人民反祖國者謀利益，竟死在一萬五千里以外遙遠的他鄉！

超越國界，簡直是再容易不過了；我起初還不相信我能够在大白天穿過這樣的地帶！事實上，這一帶兩國交界的地方，除了最少數的孤立據點以外，都是爲越南

的武裝部隊所控制着的。

在公路的右邊，我們看見第一個防守國境的哨兵的崗位了。在蔚藍色的天空下，在一座小房子的屋頂上，飄揚着越南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一片紅色中央嵌一顆大大的黃色的星。守衛的士兵是極其和藹的；過境的手續的簡單迅速，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

我們不久到達了第一個地區，這是一個小鄉村；是隱蔽在小樹林中的一些木房和草房；而過圍呢，則是若干稻田。

當我們走近那裏的時候，若干帶了武器的人從隱蔽壕中跑出來了，來詢問我們的領導。原來他們都是一些輪流擔任守衛的農民；鄉村的安全是由居民們自己負責防守的。

來了一羣外國人，那當然逃不過他們的監視。在公共的廣場上，我不久就受包圍了：男人，女人，孩子，看見他們中間出現了一個法國人，是稍稍感到驚訝的。法國人，這地方已經五年沒有看見過了。最後一個在這地方收稅的法國人是一九四

四年就不見了；那地方團隊的隊長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因為日本軍隊的到來而逃到中國去了。沒有一個人對這般傢伙是有任何留戀之情的。

他們似乎用不着如何的解釋便了解我並不是他們在殖民地時代所看見過的那種以掠奪爲能事的法國人，而是法國人中的另外一種法國人。

他們供給了我們一頓節約然而足夠增加我們的力量量的飯食，吃的地方是一座最寬大的房子；他們已經向我表示他們的信任和友誼了。

地方當局派了一個青年軍佐護送我們到鄰近的城市。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士兵們認識；他們全是一些強壯的孩子，穿着栗色布的衣服和一種形狀奇怪的膠鞋；據說這些鞋的材料，全是從敵人方面奪來的卡車的輪胎。而他們的武器也是一樣，全是從敵人那裏繳來的戰利品；過去是日本佔領軍的東西，現在是殖民份子軍隊的供獻了。

這一段途程，那青年軍官問我願意步行還是願意騎馬。雖然過去我只騎過一些木馬，但我仍然立刻決定要學習作一個騎師。雖然起初顛簸，而且正如一般有經驗

的人說過的一樣，還不免要擇一二次交，但我終於會騎馬了。

不過這第一次的試騎，在馬鞍上的確有些不舒服，而且也覺得時間經過得很長久。

終於到了一個縣城。

雖然天黑而且又下着細雨，但並沒有使我看不清楚這一座城市曾遭了破壞。可是爲甚麼沿途却没有絲毫戰爭的痕跡呢？原來是這樣：這城是完全由居民自己破壞的。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戰爭擴大後，越南很多城市例有的現象；一切以石塊爲牆的房子都被破壞了。這種因軍事理由迫使政府不能不採取焦土政策的詳細情形，我以後還會說到。但是當我經過這第一個受災害的城市時，不禁令我想起法帝對越南人民進行戰爭所造成的痛苦，是多麼的深且大呀！

天氣很惡劣，但地方當局仍然不能不來歡迎一個法國來的新聞記者。我於是不得不同他們穿過好幾公里的田地，到達「縣區戰時政務委員會」的會所去開會。這會所是和越南所有的機關一樣，離城市總是相當遠的。這裏，區委主席，社會團體

的領袖，軍官，特別是邊區防守司令，由於職務的關係，都來集會了。

這位高級司令官，年紀還不到三十歲，用一口很好的法國話回答我的若干問題：他說明這一區域，除了兩個哨兵站爲殖民者軍隊所有外，其他各地完全是由越南的部隊控制的。

我還聽見人說這位司令原是一個青年醫生，最初是以軍醫資格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後來竟成爲越南人民軍的上校了。後來聯隊的政委還告訴我，這位上校是爲他的部隊和一般人民都異常敬重的。

政委和司令，他們彼此出身是那麼樣的不同，但却因爲有共同意志：願望越南獨立而自由，因而聯合得那麼密切，以至於有模範作用而令人驚嘆了。一個是出身貴族而且在大學畢了業；一個是多年的老革命家，是河靜省的窮苦農民，曾於一九三一年參加了農民的起義而被殖民份子丟下過棧拉苦役牢；可是他在這牢中却學會了認識字。

這是越南人民的民族戰線，你每走一步都看得出這類的新的例子。遠的不必

說，單就那伴送我走向內地的一羣青年來說，也就是一種典型。一個是化學家，順化王朝時代一位宰相的兒子，而且還是保大的極近親屬。另外一個還是市政工作的技工，他知道祖國需要他，有很多工作等着他作，才從法國佔領區回來。還有那位小隊長，從前還是一個富裕的商人，但爲了抗戰，他把一切全拋掉了。最後說到第四個，他是一個機器師，極聰明，極有辦法，他是我們這一隊人中最會叫人愉快的人。一九四五年八月他才十六歲，那時他就脫離了河內一家大汽車行來參加抗戰；他身上已經有三個地方帶了傷。

這四個人從前彼此都不認識。鬥爭不僅把他們聯合在一起，而且使他們的出身和他們的身份都一律平等化了：他們現在全成了爲祖國獨立的戰鬥份子。

在這樣一個現實的團結情況中，即表現了越南人民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我們所經過的路，顯然是最近才修復好的樣子。路面，特別是迴車場，都重建起來了；過去每一公尺遠就有的「梅花坑」，現在都填好了。因爲在戰爭的初期，

當敵人還有壓倒的優勢使用着多數的機械化部隊的時候，越南人不得不有系統地將一切交通路線加以破壞：以一夜的功夫，萬數的工人就把公路，鐵路破壞得無法使用。他們的辦法是使用炸藥和鶴嘴鋤：破壞水泥橋樑也是一樣。他們爲了要保衛他們既得的自由，他們使用了神鬼一般的力量。

現在，好些破壞了的路却又修復了：危險已比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小多了：軍隊和人民現在所需要的是迅速的交通。他們於是像破壞時的方式一樣，動員了萬數的男人和女人，來有計劃地修復了公路與橋樑。

我們在一個村子中停下來了：一方面是要使我們的馬休息一下，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吃點東西。我們是在路旁的那種小飯館中吃的很好的中國湯菜。這類飯館，多半是竹架蓋草的房子：在越南沿途數量是特別的多，而效用也特別的大。那些擔任了勤務的軍政人員，無論是步行，騎馬，乘自行車，都可以在此休息，而以極便宜的價錢吃到一頓很好的菜飯。至於茶呢，是隨意取用，並不格外收費。

但這類路邊旅館，並不能躲避危險：法國遠征軍的飛行員，專門尋找這路旁任何存在的東西來轟炸，來掃射。居民們已經成了習慣：他們大清早就捆好了一個包袱，裝滿了衣服和家具，拿去放在森林中的防空壕裏：如果有警報，他們自己也就躲起來。

越南的任何一個農民，辨別飛機性能的能力，到了足以驚人的程度。是運輸機麼？驅逐機麼？轟炸機麼？容克式的麼？噴火式的麼？他們全憑一付有經驗的耳朵，便可以從很遠的地方告訴你那是哪一種飛機的摩托聲……

據同住在客棧的人告訴我們，我們所住的這一村莊，很僥倖是飛機從來沒有來拜訪過的。因為這些人大都是農民，於是我利用機會問他們一些關於生活的情形。

『這裏的生活困難麼？你們够吃麼？你們穿甚麼呢？』

其中之一這樣回答：

『生活自然是不豐富，很多的時候我們只有飯吃，沒有菜和肉。但我們忍著我們的胃口，我們要接受胡主席的教訓：爲了國家不要發生飢荒，爲了「部隊」有飯